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 後漢紀一

###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耶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櫛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櫛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

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瑄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傍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



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寇讐，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爲人雄健好施。○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吾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憐爲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侗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成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

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廄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陳。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柶、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繪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朝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



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爲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棗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

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脇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



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陪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濫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

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卽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瓊兵敗。爲契丹所殺。○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闢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推爲留後。據西城。密。應州人也。○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軍事。○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廷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於洛。契丹主以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爲太保。○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



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來奔○壬辰高彥珣以丹州來降○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延馮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

所部授之○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成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贖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成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勝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倬爲丞相○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鬻體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功焉○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爲節度使又以



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以王守恩爲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爲彰武節度使。又以哥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綠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尙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潘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辛

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我後則彼，東則我，西則彼，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蕪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己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平章事馮延己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頽舉州降蜀，奉頽，晉之宗屬也。○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犍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堯。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



如故。則葬汝矣。○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後漢紀二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元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元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遣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元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卽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爲建雄節度使。○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甲午。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



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眞定李驥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是日。劉晞棄洛陽。奔大梁。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恆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不出。○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

契丹囚其父告之。○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爲樞密使。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松。徽之子也。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衛。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願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甲辰。帝至晉州。○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己以兒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潛。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眞定。○帝之卽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



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朝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恆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我先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吳越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侗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鞏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丙寅。吳越王弘侗襲位。○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

高勳爲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與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爲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爲磁州刺史。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使劉鐸。爲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吳越王弘侗。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侗。弘侗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贊。既而孺贊悔懼。以金筭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侗從之。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璫。質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



重威。○辛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爲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諡號。凡六廟。○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妄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尙彊。猶豫未發。會楊衰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爲號。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

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謀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合。忠卽郎五也。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饒。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衛。司天監趙延久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爲相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營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楊衰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卽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來降。○庚寅。以薛懷讓爲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辛卯。復以恆州順國軍爲鎮州。成德軍。○乙未。以白再榮爲成德留後。踰年。始以福何進爲曹州防禦使。李榮爲博州刺史。○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及爲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



兄自外至。不自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跌石。彥瑫自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制以錢弘侖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于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劓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

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戊寅。詔幸澶魏。勞軍。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己卯。以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太保。○庚辰。帝發大梁。○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鞠糞壤實其口。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卽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五百。成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璠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璠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張璠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璠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璠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竝加同平章事○吳越王弘侗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侗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暉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癸巳帝至大梁○威武節度使李孺贊與吳越成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贊夷其族○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暉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贊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侗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吳越王弘侗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特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侗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侗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弘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踞踏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贊歸福州及孺贊叛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庚戌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

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侗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侗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侗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侗之命承制授弘侗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侗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侗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泐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己未帝更名昝○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壬戌吳越王弘侗遷故王弘侗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



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于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州涇邠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卽皇帝位時年十八○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癸巳大赦○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之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侗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侗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侗由是獲全○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尙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訴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

卯至興州慙忿而卒○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後漢紀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乾祐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竝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遷延

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邪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秦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為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契丹主鳩殺之○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聽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是日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



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調守貞所爲，奏請先爲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羌族咬母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爲備，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舉兵，諭止之。○夏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關。○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爲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台符逃歸。○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

官爵。○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傷重而卒。○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沒其家。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賣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家貲巨萬，子德鈞亦驕橫。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位，以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戊辰，以郭從義爲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蜀主許之。○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初，高祖鎮河東，皇弟崇爲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琪勸崇爲自全計，崇從之。琪，青州人也。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



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  
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午壬，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  
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  
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爲  
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  
度使，同平章事。○乙未，以錢弘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  
王，○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  
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  
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  
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  
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  
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  
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鼓，踊躍譟諫。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西  
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  
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  
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  
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  
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  
思縮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列長壕築連  
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晁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

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  
遣水軍橫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蜀武德節度使兼中  
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  
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  
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武平節度使馬希  
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  
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  
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  
之。蜀兵遁去。○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後改爲獻納函。○王景  
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爲隰州  
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于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  
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  
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鵠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冬十月，王景  
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縮遣其子懷父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  
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劾蜀旗幟，循南  
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  
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  
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  
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且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戊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彊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義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自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斫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辯訴李嶼僕夫葛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爲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它日祕書郎真定李昉詣陶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

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其苦○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于李守貞守貞爲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問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曩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廟號高祖○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擊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王景崇累表告急于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禽萬



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奈衆無鬪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爲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淮北羣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蒙城鎮將戚師朗等。降於暉。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崙鎮。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遣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于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

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瑋領忠州刺史。德瑋。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諫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瑋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楚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割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汗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錢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



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泐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崱。孫愿。樞密使劉茂。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從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為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為尚書員外郎。○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入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銖而返。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皋。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贊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贊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贊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錫。竝兼侍



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為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戊午威至邢州○唐兵度淮攻正陽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楊邠為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瓌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之謀主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止○趙暉急攻鳳翔周瓌謂王景崇曰公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鞏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瓌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鞏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謂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瓌亦降○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是月南漢主如英州○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効兄南州副使從願醜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効為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四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瓌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招討使○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舉南伐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朝廷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甲申郭威行北邊還○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止於江湄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為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於五廟而釋之○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



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爲左驍衛上將軍。○三月，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霑一奠。○壬戌，徙高行周爲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爲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爲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爲武勝節度使，壬申，徙楊信爲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爲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爲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傍，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寶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

自是將相始有隙。○癸未，罷永安軍。○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晟爲本州團練使，德晟，從阮之子也。○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殉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閣。○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瓊爲潁州團練使。○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傍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壑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父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父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父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六



月。河決鄭州。○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澗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秋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馬希萼又遣羣蠻攻廸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為夔王。仁贊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玄詰為秦王。玄珪為褒王。○晉李太后在建州。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涓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

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眾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瘡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澧州。以備契丹。殷瀛州人也。○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為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措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之。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禁。酒麴之禁者。錮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



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執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遂且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傍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儒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閭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于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僉從。盡殺之。弘肇待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懼。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儒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鸞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鸞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請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晉高祖女永寧公。



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狗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辛巳，驚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當爲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

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郭威聞帝遇弑，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烟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隣，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疆，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弑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



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贊。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詰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贊父環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於湘西。步兵及蠻兵。軍於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勳之子也。○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

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蜀施州刺史田行阜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之歸於蜀。伏誅。○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寶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初。蠻酋彭師昂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辰州刺史師昂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昂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驍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昂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昂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耶。師昂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于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劒



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鬪戰于城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夢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夢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夢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夢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鬪投槊于地大呼請死希夢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夢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阜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夢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夢皆囚之丙午希夢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夢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饗食李弘阜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夢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答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鬪葬之于瀏陽門外○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楚王希夢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

夢召拓拔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寶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阜門村○武寧節度使贊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中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遣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鼻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 隱皇帝下乾祐三年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 後周紀一

###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阜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竝依晉天福元年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竝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竝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以衛尉卿劉暉主漢隱帝之喪○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開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

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慶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遣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敍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為戶部侍郎竝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陳光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



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毗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處。○初。契丹主北歸。橫海節度使潘聿然棄鎮隨之。契丹主以聿然爲西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然遣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待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郟州人也。○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即位。○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丁巳。遣尙

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贇使于契丹。乞兵爲援。○詔加秦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艸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入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顥。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顥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達。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死免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達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



右不敢自。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傲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北漢李晉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南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權鹽使太原伊審徵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侗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饋甚厚。○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琪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琪卒于契丹。○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竝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鄰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俱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卽位，首用

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盧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契丹遣燕王述軌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晏。○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闔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軌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溫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攻述軌，溫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蹠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踏滿地。



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顯。自頂及踵剝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昂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昂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昂殺之。師昂曰。欲使我為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與師昂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以師昂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虢亭。○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奉牋詣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飢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

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峰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翹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為帥。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鬪。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



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視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王峻。雷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于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誠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閣門使張凝。將兵赴郟州。巡檢以備之。○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緝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

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會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曷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贊。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更賜爵光山王。初。蒙城鎮將戚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藥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鬪。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遠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遠悅。厚遇之。○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



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秦寧軍。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永興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城中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徒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搗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超曰。所匿必猶多。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辰敗之。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辰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甲辰。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

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雅。故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三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爲樞密副使。○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旣宣制。戶部尙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盤。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旣而延巳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史。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爲太子少傅。○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唐主旣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



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赦兗州管內彥超黨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軍爲防禦州。○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乙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己亥。帝至大梁。○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潛。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潛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潛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蒙。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出兵。必克。

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辛亥。以馮繼業爲朔方留後。○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愠。往往發不遜語。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謂帝意。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充厲。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峻必不敢不來。秋八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令視事。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也。○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帝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當以部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即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戰。欽叱之。皆棄兵走。遂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後周紀二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椳度胡盧河入寇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爲備蜀主遣奉鸞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徹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溱州會長苻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



劉瑫爲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先爲所掠。得歸者什五六。○丁未。李穀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面陳悃款。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劉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

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爲靜難節度使。討野雞族。○癸酉。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于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祚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十二月丙戌。河決鄆滑。遣使行視修塞。○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蠓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諡曰恭孝。○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爲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以州降北漢。至是。爲羣羌所圍。復歸款。求救於夏府二州。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靜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會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自餘猶不服。方討之。○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



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竝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二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賊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閏月。榮復求入朝。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定和都指揮使楊弘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义。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义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効之。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牙内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使。○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唐草澤邵棠。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初。王逵既得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瑋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瑋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瑋。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瑋。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

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瑋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瑋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狗未幾。獲全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初。契丹主德光北還。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尙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事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觀其志趣。殊未益厭。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帝猶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命殷子尙食使承誨。詣殷。諭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憾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真。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紹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三月。甲申。以鎮寧節度使榮爲開封尹。晉王。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鎮寧節度使。○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帝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黜廢於家。○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樞密使李溫玉有隙。溫玉壻魏仁浦。爲樞密主事。元昭疑仁浦



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爲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爲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爲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爲慶州刺史。○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傲。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傲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傲。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傲飲。醉而殺之。○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帝領之。五月。丁亥。敕勝宋州。凡常思所舉。悉蠲之。思亦無忤色。○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

至丹慈。北至貝鎮。皆大水。○帝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南漢大赦。○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赦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培植民財。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北漢將喬贊入寇。擊走之。○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墮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鉉校書郎。分司東都。鉉之弟也。○道州盤容洞蠻。會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登堦。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戊寅罷鄴都但爲天雄軍○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瞻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瞻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初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問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爲節度使通太原人也○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至是分遣使者塞之○帝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

以定君臣之分是日帝殂于滋德殿祕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卽皇帝位○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圍柏南趨潞州○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蜀人皆惡之蜀主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撓無功內慙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己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閱衛士有年尙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辰嗣裔倚父勢暴橫爲國人患翰林使王藻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并誅之○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



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重贊。憲州人也。○辛巳。大赦。○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顧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義。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死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騾。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



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樁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指揮使。馬全義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都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夏四月。北漢孟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南漢主以高王弘遜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遜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遜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

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斝。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斝。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自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



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讐。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壬戌。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勅為忻州刺史。○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後周紀三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丙子。帝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晟。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晟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周



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寅。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偏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棄鎮入朝。署其子爲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府副率。○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不聽。○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己巳。廢鎮國軍。○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爲羣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

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己酉。廢安遠永清軍。○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淑州蠻會苻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待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



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達。達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達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爲邊患。表爲鎮南節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討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定難節度使李彝興。以折德辰亦爲節度使。與己竝列。恥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編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竝當連坐。○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因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亙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

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蜀夔恭孝王仁毅卒。○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



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疆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答居潤偕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千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王景等拔黃牛八寨，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

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六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美治財精緻，當時鮮及。故帝以利權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王景等敗蜀兵，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



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威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玘澶州人也。帝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為郢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沒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

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真定人也。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



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輻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于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

之。○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

太祖皇帝躍馬。磨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勸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曷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謂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辨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爲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爲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于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于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

吳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爲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韓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于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遠聞之，還軍追之。及于武陵城外，與叔嗣戰，遂敗死。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豈不以武安見處乎？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衆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爲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爲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衆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以叔嗣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爲之，權與節度使相埒耳。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市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親善，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相見甚歡。叔嗣入謁，未至聽事，遣人執之，立于庭下。責之曰：汝爲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爲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爲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爲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後周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顯德三年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 後周紀四

###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齋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

州○彰武留後李彥頹性貪虐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召彥頹還朝○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仁瞻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瞻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儉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傳良藥得不死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道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



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爲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以爲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爲使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頌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河陽節度使白重贊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孟洛之民數日驚擾○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

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夏四月甲子以待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輝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尙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



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開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堰。○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又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識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誨德誠之父也。○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懟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梟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謂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行逢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行逢妻郢國夫人鄧氏，陋而

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阬，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爲朝廷使者所唾，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爲英雄，吾何恥焉？」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爲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蕪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蕪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



備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詔自來歲行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綆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甲申。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

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旣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分命中使發陳蔡宋毫潁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懣。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蜀陵榮州獠反。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恆爲樞密使。○宰相屢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亙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瞻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瞻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瞻不許。廷構復使求救。



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尙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床。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變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圖。○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待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汭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垺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汭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汭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汭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

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樞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讚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樞等昇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晷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屢爲之泣請。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烏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人所訟。令坤屢爲之泣請。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烏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帝旣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詔修永福殿。



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柿爲匕，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於市。○帝之克秦鳳也，以蜀兵數千人爲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壬午，李穀扶疾入見，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懇辭祿位，不許。○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滉等訓釋詳定，爲刑統。○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爲將，敗覆不應復典兵。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厮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爲起。○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北漢主初立七廟。○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懷恩軍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且致書爲謝，請通好。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九月，中

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卽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替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圍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以爲麟州防禦使。○己巳，以王朴爲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北漢主自卽位以來。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泝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南漢中書侍郎平章事盧膺卒。○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自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唐改元中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己丑以待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為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贊舉城降。○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

卒廷璋謂都監閑廐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三月壬午朔帝如秦州。○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謹奏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自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竝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



往來者。竝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竝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遠。代己來上壽。○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以報其入寇也。○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嘗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効。遣牙將蔡仲贊。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藩。○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狠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繼興即帝位。更名銀。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壬辰。命西上閣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虱之奉使。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給

後周紀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顯德五年



事中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爲判官。○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于唐。唐主以文稹等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吳草書極言拒絕之。○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帝留心農事。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詔褒之。○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爲歸安道阻隘難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十二月。蜀歸安鎮。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衆皆沒。○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爲昭武文州都招討使。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丙戌。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竝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竝支俸錢及米麥。○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驟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

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妻妾通。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梟之。○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夫樂



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諡曰醜繆。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丁亥。開封府

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傲此。○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軍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



撓周邊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自上雄州南還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曩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

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立皇子宗訓爲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爲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爲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竝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

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班在上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入



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入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懼。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卽皇帝位。生七年矣。○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爲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卽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丙寅。大赦。○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集羣臣議徙都之。羣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鑑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爲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婞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庚寅。立皇弟宗讓爲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爲紀王。熙誨爲蘄王。○九月丙午。唐太子弘翼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擢洎爲上元尉。○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

薦其所善閻式爲司議郎。掌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唐鑑預其謀。謨聞鑑受賕。嘗面詰之。鑑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鑑譖諸唐主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尋徙從嘉爲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廟號世宗。○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爲南都留守。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爲南昌尹。○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懼。都官郎中



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霽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秦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終

(岡山製本)

續國譯漢文大成經子史部第十六卷

【非賣品】

昭和五年二月廿四日 印刷  
昭和五年二月廿七日 發行

著作權所有

編輯者兼	國民文庫刊行會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右代表者	鶴田久作	東京市本郷區西片町十番地
印刷者	中島藤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動坂町三百一番地
印刷所	協成社印刷所	東京市本郷區動坂町三百一番地

發行所

電話神田一八五三三五番  
振替東京一八五七二番

國民文庫刊行會



卷之八

卷之八

明 禮 法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明 禮 法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明 禮 法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明 禮 法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654  
56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